

吳曼君著

民生史觀研究

時代思潮社印行

序言

我在「時代思潮」第十期上，曾寫過一篇關於民生史觀的文章，題名為「民生史觀研究」。那篇文章的內容，主要的是把我認為民生史觀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綜合這個見解提了出來，以供大家的研究。

第那時我並沒有寫成一書的意思。後來因為讀到了總裁所講的「三民主義的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一文中關於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那部份，才知道總裁認為唯心史觀以一部歷史就是精神活動史，唯物史觀以人類的活動完全受經濟的支配，這兩種學說，都是「一偏之見」。「惟有以民生哲學為基礎的民生史觀，……不偏於精神，亦不偏於物質，惟有精神與物質並存，才能說明人生的全部與歷史的真實意義」。這無異是綜合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以對人類全部歷史予以完美的說明。因此，我便又根據總裁這個指示，寫了一篇「民生史觀之綜合性」，以證明民生史觀為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綜合這個見解之正確。從此時起，我便有把這個見解展開以寫成一書的意思。那時我正在重慶。

後來我因離開重慶來續從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於是那個寫書的計劃，便不能不延緩了下來。但是我並沒有把它放棄。所以雖然在貴陽旅次，我仍然寫出了「民生史觀與階級爭鬥論」與「民生史觀與各種史

觀之比較」二文。到續後本擬把它從早完成，但因急需研究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種種問題，及寫其它文章的關係，沒有執筆。一直到最近，我才抽暇把第一章「民生史觀之研究方法」、第二章「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第三章「民生史觀之思想淵源」、第七章「民生史觀之理論體系」、第九章「民生史觀之歷史法則」、第十章「民生史觀之具體形態」等陸續寫出來，並前所寫之「民生史觀研究」（現改爲第四章「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上）、「民生史觀之綜合性」（現改爲第五章「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中）、「民生史觀與各種史觀之比較」（現改爲第六章「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下）、「民生史觀與階級爭鬥論」（現改爲第八章「民生史觀之進化學說」）四篇，共成十章。這便是本書之寫作經過。

本書之命名爲「民生史觀研究」，一方面是由於它之寫作，是由「民生史觀研究」那文所引起；另一方面因爲它是作者研究民生史觀所得之結果，故命名爲「民生史觀研究」，無論從形式方面或內容方面看來，均覺甚爲切合。所以我才決定採用這個書名。

本書所提出之見解，不但在國父的遺教方面，有根有據，而且在總裁的訓示方面，也有根有據。它可以說是作者研究民生史觀所得出的一个新的見解。所以這個見解不但正確重要，而且非常新穎。望讀者予以注意。如果能因此書之出版，而引起大家對本書所提見解之研究，那末，拋磚引玉，便是作者所最希冀的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吳曼君序於江西泰和。

民生史觀研究目次

序言.....一

第一章 民生史觀之研究方法.....一

第二章 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九

第三章 民生史觀之思想淵源.....二四

第四章 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上).....三九

第五章 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中).....五四

第六章 民生史觀之綜合性質(下).....六五

第七章 民生史觀之理論體系.....八五

第八章 民生史觀之進化學說.....一〇三

第九章 民生史觀之歷史法則.....一一九

第十章 民生史觀之具體形態.....一三五

第一章 民生史觀之研究方法

研究學問，方法爲先。我們要研究民生史觀，亦不能不有方法。但由於神學的方法產生神學，玄學的方法產生玄學，科學的方法產生科學，所以我們研究民生史觀不但要有方法，而且要有正確的方法，才能得出正確的成果，不致陷於錯誤的泥淖之中。那末所謂正確的方法是甚麼呢？這在我覺得應該注意的有四個：第一是根據文獻；第二是展開邏輯；第三是注重科學；第四是注重應用。這四個方法，當然不能說把所有研究民生史觀的方法都概括無遺。但是它們的確非常重要，爲研究民生史觀的人所應注意。否則，你就不能進行研究。

第一、就根據文獻來說，民生史觀爲 國父所創立，你能不根據 國父的意見而進行研究麼？如果你不根據 國父的意見而進行研究，說民生史觀是這樣是那樣，那末結果張三便有張三的民生史觀，李四便有李四的民生史觀，王五便有王五的民生史觀。這於 國父的民生史觀有何關係！所以要研究民生史觀，非根據 國父的意見不可！所謂根據 國父的意見，就是要根據 國父所遺留下來的著作（包括演講而成的）。因此，文獻便是我們研究者所最基本的東西。只有根據它才能進行研究。這不僅研究民生史觀應該

如此，就是研究國父全部思想，亦非如此不可。只言舉其大端，而略其細微，是不夠的。但是由於國父所有的著作，並非完全談的是民生史觀，因此，在全體文獻中，我們也有加以選擇的必要。在這裏，我覺得國父明白地談民生史觀的地方，只有一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在那裏，國父才於批評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情形下把民生史觀正式地提了出來。在這以前，我們找不出國父有正式地明白地談民生史觀的地方。因此，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便是我們研究民生史觀的基本文獻了。我們研究民生史觀，必須以此為根據，才不致犯憑空立想，另提假設的錯誤。當然，這裏所注意的，祇是指明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為研究民生史觀的基本文獻，並不是說其它文獻就全然沒有關係，須知民生史觀為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而三民主義則可以包括國父全部著述講演。因此，民生史觀便與國父全部著述講演都有關係了。譬如其中的一係文學說一書，我認為是國父的哲學著作，為研究他的哲學思想的基本文獻。它與民生史觀的關係，簡直和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有不相上下的重疊性。不過廣不同的，祇是它沒有把民生史觀明白的道出而已。由此可知，研究民生史觀，便必須研究國父的全部遺教，我們之所以要由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出發，並以此為基本文獻，完全是要先從中去求得一個民生史觀的基本概念，由此基本概念出發去研究國父全部遺教，便有了一個目標。因此，研究國父全部遺教，就不是泛泛地研究，

而是爲民生史觀而研究了。這樣一來，我們一方面既不會如游泳大洋中，莫辨西東，毫無所得；同時，另一方面也就不會犯穿鑿附會以非民生史觀的理論認爲民生史觀的理論的錯誤。由此可知，根據民生史觀的基本文獻來研究民生史觀，是第一個重要的方法。

第二、就展開邏輯來說。研究民生史觀，固然不根據文獻不能進行研究，但是如果不開邏輯，也不能算是研究。因爲研究必要有所見。而要有所見就非展開邏輯不可。所謂展開邏輯就是要推論文獻上所講的道理。然而文獻上所講的道理是有限的，並沒有把一切的道理都講完了。因此，我們便要根據它所講之有限的道理，推論出無限的道理來。祇要合乎民生史觀的邏輯，合乎民生史觀的道理，就是文獻上所沒有講過的，我們也可以予以增加，予以引伸。古人說：『舉一反三』『聞一知十』。這是展開邏輯之最好的說明。所以我們研究民生史觀固然非根據文獻不可，但是却不能固於文獻，作機械的徵引或複述。我們必須以文獻爲『基礎』，去靈活地展開民生史觀的邏輯，推論民生史觀的道理，擴大民生史觀的範圍。

關於這一點，國父在『民族主義』自序中，曾經有明白的指示。由於他所著述的三民主義於民國十一年被陳炯明『燬去』，於是他便於民國十三年講演三民主義，共成十六講。但是他說：『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爲參考，祇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

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整之書。這雖然指的是三民主義，然而民生史觀亦可適用。所以我們應該依照 國父的指示，本他的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爲『基礎』，去『觸類引伸』，推論民生史觀的道理，『匡補闕遺』，充實民生史觀的內容；『更正條理』，建立民生史觀的體系。而這些都是展開邏輯的所有事。由此可知，展開邏輯便是研究民生史觀之第二個重要方法。

第三、就注重科學來說。我們知道，民生史觀雖然是一種思想，然而不是神學的思想或玄學的思想，而是科學的思想。它是 國父考察中外古今的歷史事實所歸納出來的歷史觀點，完全是認識客觀的歷史法則之結果。祇因它以哲學的形態而出現，因此，它的科學性便不顯明，這是我們研究它之所以要特別注重科學的所在。

爲甚麼研究它要特別注重科學呢？我們知道，人類知識的進步，依照孔德的分類，是由神學而到玄學，再由玄學而到科學。現在則是科學時代。科學在今天，已經戰勝了神學、玄學，伸展它的威力於自然界、社會界、思維界，因而成立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一句話，科學已經登上了知識的王座，成爲了真理的標準或標準的真理。因此，我們要使大家認識民生史觀是一個真理，就非使民生史觀科學化

不可。國父說：『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孫文學說』第五章）。這是何等的推崇科學，看重科學。由此可知，他的民生史觀乃是他的『真知特識』，其『必從科學而來』，實屬毫無疑義。所以我們之主張研究它必須特別注重科學，使民生史觀科學化，這是非常合乎國父之意思的。

民生史觀既由科學而來，那末我們要了解民生史觀，闡揚民生史觀，發展民生史觀，也就非借助於科學不可。從瞭解上說，我們必須透入到科學的領域去，理解科學的方法、原理、精神，然後才能夠使我們對於民生史觀的研究深刻化；從闡揚上說，我們必須透入到科學領域去，理解科學的方法、原理、精神，然後對於民生史觀的闡揚，才能夠辦到深刻精到，不致使闡揚的工作，變為單純的文獻的徵引、名詞的解釋、公式的複述。而且要證明民生史觀之正確，亦非應用科學不可。從發展上說，我們必須透入到科學的領域去，理解科學的方法、原理、精神，然後才能吸取科學的理論，以豐富民生史觀的內容，展開民生史觀的邏輯。同時，由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日新月異的展開，提供了許多新的理論，得出了許多新的材料，我們也應該批判地吸收其成果，蜜蜂般的改變其質量，為民生史觀而戰取科學，以充實民生史觀的內容。

容，發展民生史觀的理論，建立民生史觀的體系。由此可知，注重科學實在是研究民生史觀的第三個重要方法。

第四、就注重應用來說。這裏所謂的應用，有兩個意思：一是嚮導實際行動，一是批判其它史觀。首先，我們講嚮導實際行動。爲甚麼要應用民生史觀去嚮導實際行動呢？因爲民生史觀是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理，所以我們應該應用它去分析歷史的事實，找出歷史變革的法則，以嚮導我們的行動。如果我們不應用它來嚮導我們的認識和行動，那末民生史觀便成爲死的教條，而沒有活的生命。而且我們研究民生史觀所得出來的結論，也非拿來應用，就無法去判明它的正誤。國父說：『不去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知難行易）。又說：『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沒有用處』（同上）。可見研究民生史觀，是要特別注重應用了。如果不注重應用，不但無法證明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對與不對，而且縱然研究得很高深，也是沒有用處。這完全是經院學派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在應用和實踐中去研究民生史觀，然後研究才能深刻化。國父說：『二三十年以前，求進步的方法，專在實行。……像燧人氏發明火，試問他不去鑽木，怎樣能取出火來呢？神農氏發明醫藥，試問他不去嘗百草，怎樣能知道藥的性質呢』（同上）？所以研究必須在實踐中，不能在實踐外。如果離開實踐去研究，那末便只有「述而不作

「『坐而論道』」，把 國父的民生史觀，「死讀死記，另外來解釋一次」。或把 國父的解釋，再來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樣能夠有進步呢」（同上）？這樣說來，那末我們要使民生史觀有進步，就非在應用中和實踐中去研究不可。

其次，我們講批判其它史觀。爲甚麼要應用民生史觀去批判其它史觀呢？首先我們須知，批判就是一種思想鬥爭、理論鬥爭，而『凡理以辯論而愈明』（「續論民生主義之實施」），矛盾原爲前進的動力。所以我們要使民生史觀前進，非採取批判的方法不可。而且我們須知， 國父之創立民生史觀，批判便是他的重要方法。很明顯的，他是由於批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於是便創立了他的民生史觀。這是我們把民生主義第一二兩講一讀就可以知道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民生史觀就是批判的結晶品。

由此可知，在創造者說來，批判實在是形成民生史觀的方法。而在研究者說來，則批判便是我們認識民生史觀的方法。因爲認識根本是相對的，我們認識民生史觀，就必須与其它史觀比較，認識才有可能。而批判則是一種最深刻的比較認識。所以認識民生史觀，就在批判其它史觀的過程中，批判實在是深刻地認識民生史觀之一重要方法。

另一方面，我們要指出其它史觀的錯誤，最好的辦法，就只有從其它史觀中去找尋矛盾，指出它「正

「中所包含的『反』」矛盾部份，這才是有力的反對。所以我們應該應用民生史觀去分析其它史觀，指出其史觀的種種矛盾來。這便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之批判方法的運用。同時，批判不僅是消極的暴露其它史觀的錯處，而且還積極的吸收其它史觀的是處。這就是說，批判是其它史觀的消化，吸收其精華，排除其糟粕。這樣一來，其它史觀便被否定訂。所以批判實在是否定其它史觀之一銳利的武器。

總之，我們必須應用民生史觀以嚮導實際行動，然後民生史觀才有豐富的意義和活潑的生命；又必須在應用和實踐中研究民生史觀，然後才能加深我們的認識和證明民生史觀的正確。同時，我們必須應用民生史觀以批判其舊史觀指出其它史觀的錯處，然後才能顯示民生史觀的正確；又必須在批判其它史觀的過程中，然後才能對民生史觀獲得深刻的認識。由此可知，注重應用便是研究民生史觀的第四個重要方面。是門學，取諸門學，而「其所以為備而愈用」，「一經應用民生史觀之實踐」，「不單對舊史觀的批判」。

關於民生史觀之研究方法，我認為重要的不外以上四者。即其史觀之應用，其史觀之實踐，其史觀之批判，其史觀之消化。

「坐而論道」，「一經應用民生史觀」，「其史觀之實踐」，「其史觀之批判」，「其史觀之消化」。

第二章 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

民生史觀之研究方法既明，我們便要進而應用這些方法來研究民生史觀的本身。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民生史觀的哲學基礎是甚麼？固然民生史觀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屬於哲學中之人生論範疇。但是人生哲學不是究極的東西，人生由宇宙發展而來，因此人生哲學亦來自宇宙哲學（包括本體論）。所以哲學中之究極的基礎的東西，是宇宙哲學。不是人生哲學。由此可知，我們要知道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是甚麼，便是要知道民生史觀之宇宙哲學是甚麼了。

宇宙哲學，有甚麼宇宙哲學，就有甚麼人生哲學，有甚麼人生哲學，就有甚麼認識哲學，反過來說，亦是如此。因此，我們要瞭解民生史觀，對於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的宇宙哲學，就不能不先有所瞭解。必須要有所瞭解，然後我們對於民生史觀的研究，才能夠深刻，認識才能夠透澈。

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是甚麼呢？在這裏我覺得民生史觀是國父所創立的歷史哲學，因此我們要尋找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便不能在別人的哲學思想裏面去找，而必須在國父的哲學思想裏面去找。國父的哲學思想裏面所找出來的東西，才是民生史觀之真正的哲學基礎。否則，不是與民生史觀

無關，便是與民生史觀違反。由此可知，民生史觀的哲學基礎不是別的，就是國父的宇宙哲學。所以既明白了國父的宇宙哲學是甚麼？那末也就能明白民生史觀的哲學基礎是甚麼了。現在就讓我們來根據文獻看看國父的宇宙哲學是甚麼吧。

國父的宇宙哲學是甚麼呢？我覺得可以分做兩部份來說：第一部份是關於宇宙的本體或根源之說明；第二部份是關於宇宙的進化之說明。前者可稱為宇宙本體論，後者可稱為宇宙進化論。現在請先從宇宙本體論說起。

國父的宇宙本體論，其正式和完全的說明，我覺得是在「軍人精神教育」第一課中。那裏他說有這一段話：「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為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這便是國父對宇宙本體論之系統的說明，我們要研究國父的宇宙本體論，非根據這段話

本心。關於精神與物質的問題，以前來過，宇宙間如果沒有物質，那有精神，那有靈魂，那有靈魂不說可也。

國父這段話，我們若稍加研究分析，就覺得說明了宇宙論中之類次的諸問題。物質與精神孰為本體孰為現象的問題；物質與精神之存在關係的問題；物質與精神之相互作用的問題。三句語，宇宙哲學中之本體論問題，在這裏。國父完全給與了正確的解答。關於物質，而物質也以離開精神。關於精神與物質之關係，關於物質與精神孰為本體孰為現象的問題，國父的解答是：物質為本體，精神為現象。這裏我不用不着把「國父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中所說的宇宙由物質而物質而人，人對地是地那一段話引出來以作證明，我們只要在『軍人精神教育』第一課中去尋找證明即可。在那課中，國父的目的就是要說明「精神為何物」，這裏很可注意的，就是他的說明「精神之為何物」，是由物質而說到精神。所以他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中，在說明「一手錶」等「有質氣可求」的物質說起，然後再說到「有質氣可求」的物質，而說到「有質氣可求」的物質，這仍然沒有脫離物質的範圍，最後才總結一句說：『宇宙現象，要求於物質與精神二要素，並把人類的精神指明了出來，於是在這裏才說到了精神。這種物質在先精神在後的敘述，完全是自國父認定物質為本體，精神為現象的表明。另一方面，國父曾經明白的說：有體才有用。所謂「體」就是本體，而「用」則是由體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現象。而且他把人舉出來加以證明。人是五官百骸，是人的物質的「體」，

而言語動作，則是由五官百骸的體所表現出來之「用」的精神現象。這就不僅宇宙現象是以物質爲本體，而統一物質與精神之人身，亦是以物質爲本體了。

關於物質與精神的存在關係問題，國父的解答是：物質與精神有對立的存在，有統一的存在，物質可以離開精神而存在，精神不能離開物質而存在。就宇宙中之礦物、植物、動物人類種種現象來說，物質與精神是對立存在的，因爲礦物、植物、動物等都無精神，祇有人類才有精神，這不是對立的存在嗎？所以「國父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即要不外動、植、礦等『物質』與人類的『精神』二者。若就宇宙中之人類言之，則物質與精神是統一存在的。國父對於這一點，說得很明白：「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在這裏，精神與物質，便合而爲一了。但是這種合一，是不是表明精神不能離開物質，物質也不能離開精神呢？不是的。國父的認識是精神固不能離開物質，而物質却可以離開精神。因爲就物質與精神之對立存在而言，宇宙間的動、植、礦是代表物質，人類是代表精神，而在人類沒有出現以前，動、植、礦是仍然存在的，而更前的星雲也是存在的。由此可知，精神沒有長成以前，物質早就存在了。這不是物質可以離開精神而存在的證明嗎？反過來說，宇宙間如果沒有物質，沒有動、植、礦等，精神就不能存在。

很明白的，人類係由動物進化而來，動物係由植物進化而來，植物係由礦物進化而來，如果沒有動、植、礦等物質，怎麼會有人類的精神呢？由此可知，精神是不能離開物質而存在的。再就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存在而言，人類這個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他的五官百骸是屬於物質，言語動作是屬於精神，如果說人沒有五官百骸，也能夠言語動作，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必須知道：言語是無聲的思想，是由思官的大腦運動而產生的，再由聲帶與口腔的運動便發爲言語。試問如果沒有人的大腦（思官）、聲帶、口腔，會不會有人的思想、言語呢？這是決不會有的。由此可知，人的精神是決不能離開人的物質而存在的。反過來說，人的物質却可以離開人的精神而存在。因爲人死後，他雖然不能言語動作，沒有精神，但是他的五官百骸還是存在的。所以 國父說：人『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這是物質可離開精神而存在的說明。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 國父所說『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這話作何解呢？我覺得這仍然可以作物質可離開精神而精神不能離開物質解。這裏 國父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在從前科學未發達的神學、玄學時代，一般人往往認爲精神可以離開物質，靈魂可以離開肉體。因此，人死後或爲鬼或爲神，仍然是存在的。於是在那個時代，宗教便支配一切。但自科學昌明以後，證明精神不能離開物質，靈魂不能離開肉